

涓涓细流

靳天民



涓涓细流

靳天民

河北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石家庄

涓涓细流

靳天民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8⁵/₈印张 2 插页 186,000字 印数：1—43,700 1983年7月第1版

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75 定价：0.75 元

一九五二年。华北平原上有个村子叫刘庄，庄上有个刘铁旦。这铁旦，今年三十五岁，长得精明强干，加上为人和善亲密，村里人都很敬重他。今年夏天，这铁旦突然得了个肚疼病。为治病，街邻四舍帮他请遍了周围几十里远的名医神道，但仍不见一点儿效验。看看不过是挨日子的事儿了，他媳妇杨兰英常常背着铁旦偷偷儿捏泪儿，暗暗叹自己命苦。

说起这兰英，也是个苦瓜头儿^①。三岁上死了爹，九岁上没了娘。仗着娘老子给她兄妹俩留下的亩半山坡地和两间破草房，一个当家子伯伯才把他们收养下来。端人家的碗，看人家的脸。尽管小兰英从十岁起就知道刷锅洗碗、喂猪做饭地干活儿了，但她的伯娘却掐眼睛珠儿^②地看不上她！十九岁上，由舅舅亲自作媒，嫁给了铁旦。至今已十五载。虽然铁旦家光景过得也挺紧巴，但铁旦脾气好，十五年来，没捅过她一指头，没红过一回脸，这就使从小挨打受气的小兰英精神上得到了莫大满足。一九四五年，也就是日本鬼子投降那年，兰英给铁旦生了个大小子，紧跟着土地改革又分了四亩

① 从小受苦。

② 眼中钉的意思。

水浇地，小日子刚刚有了奔头儿，没想到春上公爹死了，男人又得了这么个：疼，疼不下；替，替不了的遭心病！兰英怎不难过呢。虽然自铁旦病倒后，兰英也是端汤熬药、擦屎接尿、问卜打卦、烧香许愿地精心伺候，但从看病先生光开药方儿不说病情的眼神儿，也知道不过是挨时辰的事儿了。每想到这儿，兰英就忧今虑后，暗自悲伤。

铁旦虽然常常疼得把嘴唇咬得稀烂，但心里却一点儿也不糊涂。对于自己的病因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明似镜儿哩：原来，土改时，铁旦家分了两块儿二亩大的水浇地，这地又恰和一个叫士周的两块二亩地紧挨着。今年春上，士周为了种地方便，建议把地调调，两家都并成大块儿。铁旦原先就起过这个念头，现见士周一说，便没顾得和爹商量，自作主张同意了。没想到几天以后，铁旦在饭桌上跟爹一说，老头子竟把吃饭箸子往地上一摔，眼睛瞪得象铃铛，连连骂了铁旦四五个“你不是我的儿子！”三天没吃饭。原来，三四十十年前，铁旦爹和士周爹为一个地角儿打过架，见过衙门。两家虽说都因没擲钱送礼，判决是：无理取闹，各打四十，但从此算结下了冤仇。那时候铁旦还没出世，哪里知道这些事？不过也是该着铁旦家出事儿，这年由于久旱不雨，刘庄一带闹起了瘟病，铁旦爹本来就有严重的咳喘，所以时间不长就死了。

铁旦从小没娘，是爹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。所以，这场瘟病，虽说光刘庄就死了七八口人，但铁旦始终认为爹是他气死的。悲痛、惭愧久缠于心，慢慢地就得了个肚疼病。开始，铁旦还尚能忍持，三个月后，肚疼把铁旦摁在了炕上，最后连吃饭喝水、拉屎尿泡也得媳妇伺候了。

看看病情不见一点儿好转，铁旦心里早已后悔。他恨自己心眼死，肚量窄，为了单纯追求一个孝字，到头来害了自己，也连累了媳妇和孩子。想想自己死后：妻少子幼，一无远亲可寄，二无近戚可托，虽说有个当家子伯伯，但也是镜子里的钱——看得见但指不上。每想到这里，铁旦就在被窝里偷偷流泪：骂自己，悲妻小，愁光景。

这天，铁旦感到自己不行，便嘱咐兰英和儿子小龙千万不要离开他。兰英也看出男人今天脸上气色不对，一天也没离开他寸步。到了晚间，铁旦嗓子里带了咳噜，鼻翅儿也随着呼吸扇动起来。看看过不了今夜，兰英心中不由得有点害怕。她望望窗外：天气墨黑，鸡不叫狗不咬，估摸时辰正交半夜；看看身边：除了八岁的儿子外，再无他人。兰英暗暗捏了一会儿泪，决定觑着脸儿到前院把铁旦叔叫起来，给自己壮壮胆儿。

铁旦叔叫刘老奇，外号“鬼里精”，是个心硬手腕毒的人。土地平时，由于铁旦在贫民会上揭出了他在外村偷偷儿买下的四亩地，被订了个富裕中农，和铁旦记下了仇恨！铁旦病倒后，老汉不光自己不打一个照面儿，连儿子、媳妇、老伴也不许靠近这院半步。兰英明知这些，但想着铁旦是他亲侄儿，在他亲侄儿咽气的时候，老汉总不会不来看看吧。

兰英这样想着，来到了老奇家门口。先踮起脚尖儿，扒着墙头往里瞅瞅：院里黑黢黢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马棚里老奇的大白马咯嘞咯嘞的嚼料声。兰英伸出手，刚想敲门，眼前忽地又闪出老奇那阴沉沉的大方脸，忙把哆嗦着伸出去正想拍门儿的手缩回来。想着老汉的脸，惦着男人的

死，兰英心如油煎火燎似地抄着手儿^①，人在门前转，泪顺鼻颊流。……

约摸过了吃顿饭工夫，兰英终于鼓足勇气，“卜卜卜”拍响了老奇家的院门。“叔，叔，叔，……”叫了十来声，院内没一点动静。又叫了几声，兰英把耳朵贴紧门缝儿听，仍没动静，便不敢再叫了。在门口僵立了一会儿，正想走开，忽听上房屋里有个妇人轻嗽了一声，兰英赶忙把嘴对着门缝儿喊：“婶子，婶子，……”正喊着，屋里猛地飞出一个男人的斥骂声：“深更半夜地嚎什么！死人了？！”兰英一听是老奇，赶忙说：“叔，你快起来吧，你侄儿不行了。”“不行怎么着！搅得人觉也睡不成，娘的！”兰英听了，也不敢还声儿。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听听院里确实没有穿衣起炕的动静，才一边哭着一边走了回来。

刚进院，就听小龙说：“爹，你等着，我叫我娘去。”只听“咚！”一声，是小龙从炕上往下跳的声音。兰英听得真切，心中止不住一阵狂跳。她几步冲进屋，说声“龙儿，我来了。”便俯在了铁旦头前。这时只见铁旦：满面红润，双目放光，大有病前精足体健之状！兰英不知这是回光返照，以为象迷信中传说那样：此人寿数未尽，阎王爷不收，又给退了回来。兰英来不及擦干泪迹，先念声佛，而后欢喜中带着惊慌问：“龙儿爹，你现在是不是觉着好点儿？”铁旦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兰英又问：“你喝水不？”铁旦摇了摇头。兰英再问：“你尿泡不？”铁旦又摇了摇头。“那你？……”铁旦嘶哑着说：“什么也不。你坐下。”兰英顺

① 双手交插在袖筒。

从地坐在铁旦身边炕沿儿上，又把一只手伸给了铁旦。

铁旦爱抚地摸着兰英的手，两只大眼呱呱地瞅着兰英。突然，两颗大泪珠夺眶而出——，他第一次当着媳妇的面流泪了。兰英的性格本来就脆弱，如今一见男人流泪，眼内顿时噙满了泪花儿。但她不敢让它流下来，她怕这样男人心里更难过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铁旦带着泪声儿说：“龙儿娘，你跟我遭罪了。”说完一挺身子，把头枕在兰英大腿上，失声痛哭起来。哭罢，铁旦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这场病，是自己找的！几天来我常想：爹的病就算是我气的，我也没做错。我们做儿女的，可以继承上辈儿人的实在、能干、勤俭，但不能把他们的仇恨接过来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！我心眼儿死，想不开，弄下这一场病，疼了我，也累死了你呀！”说完，铁旦已泣不成声了。

兰英抹掉不知什么时候溢出眼眶的泪珠，安慰男人：“你啥也别想，先安安稳稳地养病。等你病好了，我再……跟着你……享福。”说到最后，自己也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铁旦望着温顺、善良的妻子，心如刀绞一般。此刻，他是多么留恋幸福的人生，留恋可爱的妻子啊！可是，他知道自己要与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亲可爱的人诀别了！他难受地摇摇头，说声：“傻话。我，不行了。”大颗大颗的泪珠流下来。

稍过片刻，铁旦侧过脑袋，问：“龙儿呢？”兰英忙把小龙推到跟前，说：“这不是，这不是。龙，叫爹，叫爹。”小龙脆生生地叫了声“爹！”铁旦笑了。接着颠起小龙的手，嘱托道：“龙，以后你要听娘的话，别惹娘生气。你娘跟我一辈子，没过过一天好光景。你长大后，一定要好好孝

顺她！孝顺她！——”说着，铁旦侧过头，狠狠在兰英大腿上亲了几下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“龙儿爹！龙儿爹！——铁旦！铁旦！！”兰英绝望地喊着，一头扎在铁旦怀中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二

兰英这哭声，早已惊动四邻八舍。不一会儿，刘振周、刘玉锋、刘光明、刘云毅、杨青龙、玉锋娘、振周媳妇、青龙媳妇、满囤奶奶等一大群人先后走了进来。老奇家一家子也掩襟的、抠鞋的、系搭包的，一窝交群地走进了兰英的小栅栏门。

这时兰英已哭得不省人事。小龙脖子上绷着青筋，眼珠子凸得老高，一手揽着娘脖子，一手颠着爹手，哭一声“爹”，叫一声“娘”，那个可怜劲，就是五阎王见了也得掉泪！一见这情景，大家也顾不得长辈晚辈，大伯子小婶子了，一齐下手，抱起兰英，掐人中，弯胳膊，曲大腿，揉胸搓背，掐捏半晌，兰英才哇的一下哭出声来。

②① 一见兰英哭，有几个人上去要劝。老有经验的满囤奶奶阻拦说：“你们别管！让她哭两声吧。她现在心里憋得慌，哭两声往外放放倒好，要不憋在心里更难受！”说着，自己也流下泪来。五十多岁的刘振周用袖口儿抹了抹脸上的泪道儿，和满囤奶奶商讨道：“大嫂，我看先把旦子的衣裳找出来给他穿上吧。”满囤奶奶连口说：“对，对，快把旦子的衣裳找来。”

老奇的儿子铁锤，见满囤奶奶拿眼扫他，不敢怠慢。正转身要去给铁旦找衣裳，老奇却大眼一瞪，训斥道：“你忙

什么？你知道衣裳在哪儿？不懂规矩！”兰英虽说体酥骨软，但心里不糊涂。她不懂老奇指的是什么规矩，但想着也许是替死人拿衣裳晦气，便挣扎着止住哭，要起身自己去拿。满囤奶奶生气地一把把她摁倒，说：“你躺着。我不怕担闲^①，我去拿！”说完，起身离炕，走进了东头屋。

衣裳拿来了：一件肩头上打着补丁的白汗衫，一条粗布黑夹裤，一件穿了四、五年单改棉棉改单的旧棉袄，一双半糙黑布鞋，一双新布袜。都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。满囤奶奶拿着这些东西问：“就这些吧？”兰英点点头，说：“还有一条新羊肚手巾，是他去年才买的，没舍得用，也给他放上吧，他夏天爱出汗。”说着又哭了。

站在一旁的老奇，见用这些破衣烂衫装裹他侄儿，急了。俯在铁旦头前，拍着炕沿儿，哭喊起来：“苦死的旦儿哟，累死的旦儿呀！临走让你穿这些衣裳我可是过意不去呀！……”哭得满脸泪流珠滚，嘴下鼻涕拉线，一抹两把，看去甚是真切。

他这一哭不要紧，却带动了他家的男女老幼，也都个个看座，人人寻位，指天画地，念铁旦平生之好处，诉自己现在之悲切，一齐号啕大哭，竭力发悲！

庄稼人心肠软，一见老奇哭得那么伤心，不觉把素日对他的嫌恶抹去一半儿。都拥上前来，一齐劝解。老奇正愁没法儿下台，闹个没趣儿，今见大家一劝，也就哀思不断地“嗯——嗯——”着借坡儿下驴了。但坚持一定要给铁旦穿上件长衫儿，要不他心里过将不去。

^① 担不是。

满囤奶奶知道，这老奇是有意踢腾娘俩那点儿可怜的家产，正要发作，被兰英止住了：“大娘，你就依了他吧。我以后还得用他哩。”一句话，把满囤奶奶脸上的血色儿降下来了。老实说，满囤奶奶不怕老奇。这倒不是她依仗自己是老抗属，而是这件事儿说到哪儿也能占住理。但一转念：自己明明是出于好心，但是如果为这件事儿把老奇得罪了，凭着老奇素常那个德行，日后也给不了兰英好气！到头来自己本想向着①，实际上不是坑害了人家娘儿俩吗？想到这儿，满囤奶奶压了压胸中的气，没有作声儿。

事情就这样定了：由老奇出去给铁旦打听②一件长衫儿。

老奇出了门，径直来到自己家中。打开柜，拿出一件浅灰色粗布小衫儿，卷紧了，夹在腋下。生怕被人看见，出门前又在肩头上披了个马褂儿，来到了刘云龙家。

这云龙，外号“剿不净”③。叫他剿不净，实际上他心眼蛮多，只不过不往正道儿上用罢了。加上他平时好吃懒做，如今四十好几了也没娶上媳妇。但他倒也乐意顶着这个外号出去坑崩拐骗。虽然他还有个已出嫁的姐姐，但皆因他名声不好，也很少走动。这就使他那所孤人寡院越发显得冷落萧条。老奇进来时，剿不净还在睡觉。老奇摇醒他，在他耳边突突了几句：“……，就说是你的。少了十万块钱④不卖！……，哪能让你白顶名儿呢。”说着，老奇从兜里掏出两千块钱，塞给剿不净。剿不净一看就两千，赤条条地跳起来不

① 偏护。

② 找着买的意思。

③ 心眼少，认不清理。

④ 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一元。

干！让老奇“找别人顶这个臭名儿去！”好说歹说，老奇临走又给他扔下了一张五百的票子。

拿回家，老奇把长衫递给振周，大家拽开一看：衫子倒不坏，只是价钱太坑人了。又听说是劊不净的，都吵嚷着给他退回去！老奇脸儿一沉，说：“要退你们去退吧，我不能去了。给人家好说歹说了半天，才对付给咱！我现在回去怎么说呢？要知道，咱现在是磨扇儿压着手哩！”

兰英在别人拽着看衫子的时候，也溜了一眼。这一溜不要紧，她突然发现这衫子怎么这么眼熟？扯到怀中细细一瞅：果真是今年夏天铁锤媳妇给老奇缝的那个！而且衫子上那五个蒜疙瘩扣儿还是自己替铁锤媳妇挽的呢。但她不敢说破，因为现在，不，应该说以后还得用人家哩。所以当别人咒骂着劊不净问兰英决定用不用这件长衫时，兰英哭着拍着炕沿儿说：“用了吧！用了吧！！”再没说出别的话来。

这满屋子人里，有谁能了解兰英这内心的苦楚！骂了一顿劊不净祖宗，咒了一顿劊不净将来，忍着气把这件长衫给铁旦穿上了。接着，振周和光明搬开中间屋靠北墙的一张三条腿儿吃饭桌；玉锋娘和振周媳妇端走桌旁两个泡着几片儿白菜帮儿的灰瓦盆；青龙和玉锋摘下两扇门板当灵床；青龙媳妇忙着找了个铜制钱儿穿上线儿塞进铁旦嘴里^①；兰英也挣扎起来扶着小龙找出那条新羊肚儿手巾掖在铁旦手中；铁锤搬来三块土坯在灵床前戳了个三角烧纸池；老奇把兰英家的一个油瓶里仅有的二两豆油倒干控净点了个长明灯。举家上下，

① 迷信传说，这样死者转世后下辈子不学舌传闲话。

一顿好忙，总算把铁旦停丧出来了。这时，一屋子人才各寻各位，围着灵床：年老的念铁旦素日孝敬懂礼，年少的想铁旦素日相处亲密，缺人的思铁旦素日勤谨爽快，放声大哭了一场，缓缓散去。

大家走后，老奇先打发他一家子人回家吃饭，吃了饭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而后将兰英的院内屋里，大缸小瓮，背地沓兑细细检查了一遍，皱了一会儿眉头，开始量体裁衣了：他先把兰英叫到东头屋那个盛破衣烂衫的破铺柜前，说：“俺旦子老驴似的拽^①了一辈子，按说死了怎么也得给他打个棺材。可咱眼下没这能力，我看就把这个铺柜锯掉腿儿给他顶个棺材算了？”兰英答应声“行。”老奇又把兰英叫到当院，脚蹬着一根四尺多长的木头轱辘儿说：“为着活人的眼目，我想怎么也得给旦子打个棺罩^②。可打棺罩的手艺人跟别的手艺人不一样：要现钱。但咱眼下又拿不出，我看就用这截木头顶那个棺罩钱吧？”兰英答应声：“行。”老奇又把兰英叫到台阶上，指着房梁上的两小嘟噜玉米锤儿说：“到了出殡那天，咱穷死也得管刨坟坑儿的几个人一顿饭。一会我叫铁锤媳妇她们把它摘下来泥泥^③，到碾子上磨成面，行吗？”兰英含着泪声儿说：“行。”又说：“叔，俺这点儿东西刚才你也看了，该用什么，怎么用，你就看着弄吧。俺个娘儿们家懂什么呢。”老奇一眨巴眼，说：“那不行！万一办完事后你发现少了什么东西，也该知道摊了什么用场。”兰

① 干的意思。

② 纸糊的房子，出殡时放在棺材上。

③ 剥玉米粒。

英本想说：“叔，你还怕俺凭信不住你吗？”老奇却早已歪过脖子抬起手，指着这点儿劈柴大灶用，那点儿玉米核儿小灶用，筐子里那几片萝卜干儿抓冷菜，门弦上那儿棵白菜做热菜。开口是圣旨，弹指是点兵，不到一顿饭工夫，兰英家里连半尺长的小木棍儿也都有了归宿，不能随便动了。

兰英跟在老奇背后，每见老奇的手一抬，她的心就跟着疙拧一下子疼啊！她思量：照这样，办完事自己还有什么呢？可她不敢提出反对意见，怕老奇吵出去人家笑话她对铁旦没感情。

老奇把一切安排妥当了，坐在门槛上，慢悠悠地裹着烟儿，问兰英这样安排满意不满意？兰英泪汪汪地说：“满意。”又说：“叔，反正俺娘儿俩，你以后可得多拉帮着呀！”老奇把烟锅子往鞋底子上咣咣一磕，实实在在地说：

“你放心！以后只要有我老奇吃的，你就断不了顿儿！”

请记住老奇这句话，看以后能否在实际中兑现！

转眼到了出殡那天。清早，兰英起来，先在灵前结结实实地哭了一场，然后象个木头人似的从屋里走到院外，随时准备着“嗯”，“啊”，“叔，你就看着办吧。”回答老奇各式各样的提问和请示。

半晌光景，兰英的哥哥、嫂子、一侄儿、一侄女儿来了。兰英哥哥因光景过得也挺紧巴，祭品只拿了四十个豇红点儿的白面馍馍。老奇见了嫌小气！趁兰英哥进屋吊丧磕头的工夫，老奇在院内粗咙大喉地对记祭品帐的刘修权讥讽道：

“修权，记上！晓林村的，小龙他舅，祭品：小馍馍儿四十个！”

兰英哥虽说憨厚老实，但耳不聋，心不缺。听见这话，恨不得趴下给老奇磕个响头，哀求说：“我的亲叔！你别寒碜我了。我何尝不知应该抬祭^①，但我是实在没价呀！你哪里知道：就连这四十个馍馍的白面还是借的哩！”这样想着，兰英哥打破大舅子不哭妹夫的常规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哭着，又想到妹子以后就守着这样一个当家子叔过光景，越发哭得伤心。在这满院子人里，有谁能比兰英更了解哥哥的心情，见哥哥哭得脖子上青筋老粗，也早已哭得抖成一团。

现时报！不大一阵儿，铁锤的丈人来了。血气方刚的刘玉锋给他数了数人头，不零不整：十个。祭品呢：二十个核桃大的驴粪蛋蛋儿。早已憋得快气爆肚皮的刘玉锋看了，不顾老年人的劝阻，学着老奇的声调，喊道：“修权，记上！门家店的，铁锤他丈人家，祭品：掐去白面的小黑馍馍二十个！”玉锋喊得又高又亮，把一些老年人喊得都替铁锤丈人脸红！听说铁锤丈人那天连饭也没吃饱，就抽空儿偷跑了。老奇当时听见，也羞得脸象猴儿屁股。钻进茅厕里，假装这两天伤心上火，大便不通，半天没敢出来露面儿。

转眼过了正午，响了四声二踢脚——起丧了。几个小伙子将那个铺柜改成的薄皮儿棺材抬到灵床前，要入殓。兰英疯也似的扑在铁旦身上，死也不让动。满囤奶奶、振周媳妇、玉锋娘死拽硬扯了半天，才让小伙子们把铁旦放进棺材。接着一声“起灵！”小伙子们抬起棺材出了门。

兰英披头散发追到门外，这时她已经不是哭，而是喊，

① 较重的祭品：一个白面做的猪头，两条面鱼，外加二十个或四十个馍馍。

是叫，是说了：“铁旦，我再也见不着你了！铁旦，我再也见不着你了！！——铁旦！铁旦！！——”

从此，兰英这个三十四岁的年轻寡妇和不满八周岁的小龙，就开始了她们那更加艰难的生涯——